

西部纪实报告文学

仓皇女人

Cang
Huang
Ren
Nv
Yi
Tan
Shui

西部大野动人心魄的神秘绝美女子的至情至性的叙说

滩水

下
册

◎ 刘宁变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德意志英美德文学

包身工 女人

1931年12月14日上海《申报》副刊
《自由谈》第141期

冰心

· 冰心著 ·

下
册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 247.57

2 = 2.22 ✓

西部纪实报告文学

仓皇女人一滩水

(下)

刘宁变 著

2.22

光明日报出版社

41

边地的深秋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广袤的田野里，稀稀拉拉的树叶子全黄了，在汪洋似的蓝天下，大自然显得无比深远广阔。特别是从奔驰的列车上望出去的时候，无边的莽原，能给人一种博大强悍的情怀。

李影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向西出发了。她要到那个边陲城市去，她决心在那里完成报社交给她的任务。

那个地方叫“古驿城”，那是她曾经生活成长的地方，尽管她是在距城市很远的乡下长大的，但她认为那里毕竟有比较多的熟人。熟人好办事，这一点她深信不疑。

坐在车窗口，看着莽莽荡荡的荒原，她想，这一次要尽量发挥自己的交际才能，一定要把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好，要用优于其他人的成绩，为自己在报社争得一块能立得稳的地方。她认为这里是一块能使自己发达起来的土地，所以就必须像那些卖杂耍的人一样，要先踢开场子，让人们看看自己的本领。同时她也明白，这次出差，是报社对这几个刚刚

招聘来的人的考验，也是衡量差距的机会……

她非常明白这次出去的意义，就不能不憋着一股子劲要把事情办得比别人漂亮，而且她也深信自己在办这些拉广告、拉赞助的事上，比其他人更有条件，那就是这一副老天爷给的模样儿，她相信在任何时候，漂亮能起到无以尽说的巨大作用。

是啊，人的外表太重要了，特别在这样一个说不清五红六蓝的历史时期，出门办事，有了能引人注目的模样儿，成功率啥时都很高，特别是女人。

古驿城是靠屯边的兵团职工们以青春的辉煌代价，从荒原的沉寂中硬托起来的新兴城市。在这里不仅具有边地城市的广阔宽大的特点，也有着新兴城市规划宏伟的优势，特别在改革开放以来，这里同全国所有的城市一样，仿佛一个饥饿的孩子，猛然间在丰腴的生活环境中壮大成长起来，并且以一种潜在的动力焕发出青春的勃勃生机。

李影走出汽车站的时候，天色已晚，西天上辽远瑰丽的霞光，涂抹得整座城市高贵而又神秘。她兴致勃勃地漫步在驿城的大街上，她的衣着令人感到风姿绰约，脸上洋溢着年轻人有了一份好工作、站了一个好台阶的那种幸福、甜美和得意。

她没有忘记自己神圣的使命——到哪个单位去呢？哪里会给自己一个惊喜？她边走边思考，没有多长时间就来到这

个古镇最繁华的三叉路口。在这里她一眼就看见了一幢大楼，她抬起头向上细看了几眼，见楼顶上有几个巨大的放着红光的字：“驿城水电器材公司。”字是用红色的有机玻璃制作的，里面有霓虹灯的装置，在有规律的闪亮中，能见出字体的遒劲潇洒。于是，她心里一阵儿欣喜——也许这个单位就是她成功的开山之地！她略一迟疑，就兴致勃勃地迈上了这家公司的楼梯。

这家公司的经理姓崔，是一个长了苦豆子般疙瘩脸的男人，四十多岁，一双突出的眼睛，青蛙一般灼灼地转动着，眉毛浓重而杂乱，一个具有着外国人风格的尖鼻子有点发红，嘴唇很薄，微微向上撅起，嘴两边深深地凹进去两个坑儿。他看着坐在沙发上的李影，直勾勾的目光发散着珍珠一样的亮光。李影觉出一种锥子的感觉，她似乎感觉到他机警狡猾的气息。但信心十足的李影想，水电器材公司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钱的单位，不在这里放出些血来，能算什么本事呢？别看你狡猾，只要一听到在报纸上露脸的消息，他和所有当官的一个样，还不是像蝇子见了腥气，没有不乐意的！于是她在心里以最快的速度，拟订了一个拿下这个山头的计划。

她没有急于讲明自己的来意，只是在亮出了西城首府报社的牌子后，有一道没一道地打问这个企业的状况，并且以关切的口吻问及了崔经理的老家，当她得知他是四川人时，

原本想和他攀搭老乡的心思就收了，她知道自己尽管能说好几个省的方言，但就是不会说四川话。

在边地，用语言去证明老乡是非常有利的。可她的计划偏偏给卡在这一档子上！

经验是车轴上的油，有助于一切运转着谈话。崔经理的目光就像蛇信子似的在李影身上扫描——他看到的是一个漂亮的、性情温顺又非常健谈的姑娘，凭经验，他认为这个女孩不像那种处处设防的女子，再说，圆眼心诚，处事多有疏忽……于是，他那种经过打磨了一样的目光，从她的脸上逐渐地向下移动，追光一般地落在她高挺的乳胸上，纤细的腰上，一双修长的腿上……

李影是感觉到了那阴鸷的目光的移动，但作为女人的这种自然的警觉却被那个光荣的使命给遮住了，相反她认为这该是自己谈出来意的时候了。于是她立即向他讲明了来意，并进一步解释说：“崔经理，我来时可是奉了社长总编的旨意的，只要你能给予赞助，我可以保证连你的照片一起上，我们这张报，可是一张面对全国发行的报纸，登上去了，企业的信誉跟旗帜一样，在远远近近的地方就招展起来了……”

李影在这时候，真的突生出一种游说的本领来，像一个通晓社会的老油子。

“李小姐，咱们可是分不开的一家人啊！企业的知名度

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新闻单位的宣传，只要我们的生意红火了，一切都好说，好说。再说，其他人的话我可以不听，李小姐的话我能不听么？其实上不上我的照片倒是小事，只要我们单位在口内市场上能挤进一只脚，那可是让我跳蹦子的发展啊！到时候这份功劳能没有李小姐一份么？”

“哪里哪里，我们是友好的合作，宣传企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李影的圆眼睛波动着成功的光。

“啊，李小姐真是登高望远，说得太好了，太好了！”

崔经理的脸上洋溢着深远的热情，高兴地夸赞着李影，目光更显得明亮。

在任何时候，只要手中有可以交换的筹码，许多难办的事也会好办起来，这是个被公认且毫不含混的道理，谁也无法否认其效力。李影和崔经理在这个时候，都有着自己的矜持和热情、希望和祝愿中的等待，就像世界大战中盟国之间的慷慨、利用和友谊一样，充满了各种微妙关系。

“李小姐还没有吃饭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你和我到街上共进晚餐。”

崔经理这几句客气、得体的话，说得李影心里像开了一朵朵花，她高兴于自己背靠了报社这棵大树，出门办事就是不一样，崔经理这种客气的邀请，不要说对一个一无所有的待业青年，就是在古驿城有一个人头人脸工作的人来说，也不会那么容易享有。这些企业老板，手中都有大把的票子，

他们对一般人的那份自得自满，那可是用指头就能从脸上刮得下的！这多好，这份高扬的看待，她觉得非常，非常舒适，况且这位崔经理不说还不觉得，这一说，她仿佛真的肚子饿了，好！正是时候，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先跟他出去撮一顿再说！

“那好啊，能同崔经理共进晚餐，真是太光荣了！”

这一阵看起来十分和谐的谈话，使李影猛然意识到自己居然有这么强的外交能力！在她看来，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她认为只要对方放下了架子，就预示着事情成功了一半。

才能是什么？机遇造就了许多人，厄运也埋没了许多人，人只要能站到台台上，就会有许多成就，就像一方电视屏幕，因为露脸，使许多人都名扬天下了。而那些在科研的道路上终生奋斗的天才们，却永远都没有唱一支歌子、说几句并不幽默的调皮话的人红。李影这个兵团姑娘似乎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潜能。其实他们是各存心思，一个是为了贴近那个红樱桃似的赞助，另一个则在心里盘算着另一档子事，而且在以自己丰富的经验，穿上了外婆的罩衣，像狼一样慢慢向一只羊靠近。

“崔经理，咱们已经是朋友了，有关报社的赞助，你能否在协议上签字？只要你给五千块的赞助，一个专版的事由我担保。”

在一切虚拟的客套之后，李影时刻没有忘记自己那个终极目标。

“你看你看你看，李小姐，你还不信任我么？不忙，不忙嘛，咱们先快快乐乐地吃完饭，然后去办公室，不要说签字，我压一张支票给你还不行？”

崔经理仗义地说。

听了崔经理这几句话，李影掏出一个折得四方四正的小手绢，按在她红红的嘴唇上甜甜地笑了起来。

吃饭时，不论是北京烤鸭还是甲鱼头，崔经理都一一给李影夹在盘子里，那种热情与忠诚，就像三辈子才有人给提说了个媳妇的光棍一样，尽管几大杯葡萄酒已喝得他原本就红的鼻子像母猴沟子似的红堂堂的，额头上的油汗也一层层地沁出来，可他还在一杯接一杯地喝，而且还扯住李影的手腕子，缠着她喝了几大杯。李影由于惦念着那个需要签字的协议，就非常警惕，她在暗暗地告诫自己，决不能失去重点机会，不能喝多！

他们吃完饭的时候，天早已黑了，街上早亮起一片灯海。崔经理从饭店出来的时候已有些摇摇晃晃了，但李影看得出来，他依然是非常清醒的。尽管在他们去办公楼时他打了一个趔趄，她把他扶了一下。

这一次崔经理没有领她去办公室，而是打开了一个会议室的门。里面灯亮了时，李影看到一圈靠墙放的沙发，一张

绿色的地毯，在朦胧的调节灯下显得很干净，深红色的丝绒窗帘严严实实地垂落着，一台三十四寸的大彩电放在沙发的对面。她想，这个会议室缺乏一种严肃，倒有一种居家的温馨情调。

在她刚在沙发上坐下的时候，崔经理打开了电视，就见屏幕上出现了几个亮点，闪了几下后，就出现了一行手写体的外文字母，紧接着就出现了两个一丝不挂的妖艳艳的女人，接着又有了男人，又有了污秽不堪的镜头。一种作为女人的警觉猛然从她的脑际划过，她立即站起来往外跑，可这时，一只肥大的手压住了那扇淡褐色的门，接着一股儿男人的汗腥气和着一种润肤油的气味，从她的背后浓浓地飘过来……她的心口嘣嘣地跳起来。

“李小姐，你急什么呢？五千块钱的协议不是还没有签字嘛，这电视录像，不知道是哪个坏小子给弄的，回头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这样吧，你把协议拿出来我看看就签！”

啊！五千块，这是怎样一个数字啊！

在这难以决断的时刻，她想，这哪里是一个钱的数字，这是一个待业青年千载难逢的社会位置啊！有了这些钱，她自己就会在这个报社扎下根，终生在令人羡慕的高台台上干下去，没有了这些钱，一切都会落空，试用期一满，就有可能背被子上路，再回到她早已恨死了的那个兵团农场……

命运造就的情势，软弱的人是很难扭转的。不要说一个

没有工作的姑娘，多少英雄、伟人，不都在特定的情势下，做出了千古扼腕的傻事么？李影在惧怕和希望的夹角中迟疑了一会儿说：“崔经理，咱们是朋友了，就……应当讲信用，我可以在这儿再呆一会儿，但你必须遵照诺言在协议上签字，并且把支票交给我……”

“行行行，你看你看你看，李小姐，到现在了，你还是不信任我嘛！这样……不就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友好气氛了么？”

崔经理终于从李影手里拿过了那张赞助协议，走过去坐在沙发上，然后慢慢从口袋里掏出一副眼镜戴上，像一位闲适的老太婆逐字逐句地看起来，而且把一只手捂在半边脸上，专注的神情，立即有了经理惯有的那种老板神气来。他皱着眉看得非常的仔细，那样子仿佛要就此永远地看下去，当然，他更清楚电视上那些刺激的镜头已经开始，同时他相信面前这个热情得有点过分的女子，绝对经不起那种令人五脏六腑都震颤的撩拨的。

李影坐在沙发上，开始的时候她努力地不去看那赤裸裸的画面，可眼睛的余光好像被一根绳子给拽过去一样，于是她满脸绯红地匆匆看一眼崔经理，又鬼使神差似地瞥一眼屏幕，啊！完了！她看见那两个漂亮的女人一丝不挂地躺在一块绿色的草坪上，接着又走来一个一丝不挂的男人，而且从胸脯到肚皮乃至那个神秘的地方，全长满了油黑的绒毛，那

强健的肌体充满了运动的力，爆发般的肌肉在颤抖中闪光。紧接着，哗地一个近景的特写镜头出现了，只见那个身体健壮的男人，挺起坚硬的圣器，红堂堂的，像一只看见了猎物的张着大嘴的娃娃鱼，那丑陋而又急切的样子，仿佛筋都要挣断似的……

啊，太可怕了！

从没有正眼儿看过那玩艺儿的李影，如同被一把来自上天的铜锣金鼓铃惊呆了似的，她不由得发出一声极其轻微的惊叫——妈地！咋能是那么个样子！接着她的嘴唇就止不住地颤抖起来，只觉脸颊发烧，两腿在困酸中抖动，她想把自己的目光从那一方屏幕上移开，可是很难，就像在启动千年万年不曾开启的锈蚀的铁门一样沉重……最后，她不得不坐在那里，泥雕木塑般地看下去，看下去，直到那不堪入目的一幕，残酷而又沉醉地持续开来。

“李小姐……李小姐！”

她的耳畔传来崔经理如同云里雾里的声音，她觉得那声音非常遥远又非常贴近……此后，她一切都不记得了，只隐约地觉得自己像躺在一片飘游着的云朵朵上……

也就在她同崔经理遨游在云山雾海之中时，就听到“哗啦”一声，几道剑一样的手电光射到他们身上，接着是一阵杂乱的呼喊：“起来！起来！”

当李影从愕梦中醒转过来时，看见几个公安人员站在身

旁，她不由得哇哇哭了起来，光着屁股坐在地毯上，双手死死地捂住脸……

“还哭，要脸了！快穿衣服，快！”

又是几声严厉的喝斥。

此时，正是秋夜十点多钟，喧嚣的城市早已静寂下来了。秋风在街上浪漫地刮起来，一切都预示着一个冬天的临近。

42

拉倩儿在刚刚看完一期稿子的时候，电话铃突然急骤地响起来，她疲倦地拿起听筒，就听到一个男人肃然的声音：“喂！你们是《西部生活报》社吗？”拉倩儿有气无力地回答：“是。”那边立即回过话说：“请问你们单位是不是有一个叫李影的同志？”

这下拉倩儿迟疑了一下说：“是有一个叫李影的同志！”

“喂！我是省公安厅的，刚才从古驿城公安局打来一个电话，说李影在那边看黄色录像，并且搞淫乱活动，被公安局当场抓获，那面鉴于她是报社记者，现在让你们立即派人去交涉。”

“啊！”

果然出事了！

拉倩儿放下电话后，立即到周天办公室告诉了他这件令人吃惊的事。

听到这个消息的周天先是一愣，接着却嘿嘿嘿地笑起

来，脸上完全是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

“你还笑，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对报社有好处么？我们挣扎得多难，你觉得这是可看的热闹么？”

拉倩儿分明有些气愤了。

她为什么不生气呢？为了这份事业，她累得都快要塌架了！同时她不能不联系到这个报社的许多事、许多人，从全国各地的通讯员、创作员到她自己本人；从李可、花花到李影，无论是愿望中的悲剧，还是人格的堕落，分明都有一个影子在暗中作怪，并且像魔鬼一样在设置陷阱，在施放烟雾，这样才使许多满怀希望的人迷失在烟障里不辨归路……

“小杜，你急啥？李影是咱们这里的人吗？她是一个待业青年，我们能承担什么责任呢？况且这都是她的个人行为，我们让她这样干了吗？”

拉倩儿沉默了。

周天连续几个富有力量的发问，她没法回答，可她一想到在迷失中落井的李影，心里就有一缕怜悯在涌动——那是怎样一个单纯得可爱的漂亮女孩啊！蛋黄儿一样的猫眼睛，高高盘起来的发髻，走路时高跟鞋在地板上磕出的清脆的响声，还有她由于一脚踏进报社的兴奋，不时哼唱出的《泰坦尼克号》主题歌调调……可她，却像一个幼稚的孩子一样，兴滋滋地走出去，去了就掉进一个陷阱里……于是她又折回头想——不对呀！李影尽管试用期未滿，可她实实在在是被

招聘来的，她毕竟是为这个报社出去工作的！照周天的逻辑，钱要上了他照收不误，一旦出了事，她就不是这个单位的人，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推而想之，李影是这样的命运，那我们这些人呢？不管你为这个报社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要的是你的劳动，其他什么也没有，假如你出外办事出了事情，他照样有理由一推六二五——我们这些人同李影除了到来的时间不同外，还有什么区别呢？这里边谁也不是把根扎在人事局里的国家职工，有什么正式与非正式的区别呢？

“周社长，我认为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不管李影在那里干了什么事，我们作为用人单位，起码应先把事情搞清楚，况且她是一个女孩子，是出去为我们办事的，怎么能这样一推了之呢？干事业，用人，都需要有良心，不然这股儿水是不会流得很远的！”

周天听了她这些冷静的语重心长的话，脸色立即凝重起来。他太明白了，生活中的许多道理其实只是真理的一个平面，并不是不可辩驳的，只要你去深入思索就能迅速发现它不对的地方，只要你敢于勇敢地提出来，也许那些貌似强大的道理会转瞬崩溃。自己不就是一个在刀刃刃上跳舞的勇敢者么？看来这个杜拉倩儿真是一个脑子灵光的人！

他点了一根烟，在地板上转了几圈，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身边这些人的感同身受问题，特别是面前这个杜拉倩，她